

艺苑纵横

摩托车载着诗 萤火虫开出花

孙焯

雨，让湖南美术馆多了几分温润柔软。3月底，“摩托车与萤火虫——刘年、刘云帆父子诗画展”在这里启幕。没有宏大叙事，没有炫技的装置，只有诗与画并肩而立，像一对沉默又亲密的父子，在光影里轻声对话。这是一场属于两代人的艺术疗愈，也是用温度与共情，书写的一篇关于家庭、艺术与成长的随笔。

“摩托车”与“萤火虫”两个核心意象，像两条奔涌的河流，各自以独有的速度、水势与风格流淌，在展厅空间里撞击、追逐、交汇，澎湃汹涌，水花四溅。

诗人刘年的名字，为不少人所熟知。行走与书写是他的人生底色，而摩托车则是他最忠实的旅伴。车轮碾过湘西的山路，掠过高原的长风，在山河旷野的行走中，他把孤独、感慨、牵挂与热爱，一一酿成诗句里的滚烫与苍凉。这是一位父亲的江湖，是他用文字对抗孤独、安放灵魂的方式。那些带着颗粒感的文字，既有行走江湖的爽朗洒脱，也藏着为人父的深沉与内敛。他习惯用文字与世界对话，却在亲子相处的日常里，时常显得沉默而笨拙。

儿子刘云帆笔下的“萤火虫”，则是另一种生命气象。他的画作没有刻意的章法，不追求严谨的造型，色彩肆意流淌、碰撞、绽放，如暗夜中点点微光汇聚成焰，又像山野间无人惊扰

的花朵，自在生长。热烈、明亮、天真，带着未经雕琢的赤诚，也藏着独属于年轻生命的敏感与丰盈。他用绘画构筑独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宣泄情绪、安放自我，在色彩与线条的交织中，找到与世界温柔相处的方式。

诗与画并置，不是简单的拼接，而是像大提琴、小提琴的协奏，看似高低错落、若即若离，实则互相照亮、彼此补充、相互倾诉、深度诠释。刘年的诗，为儿子的画注入了生命的重量和情感的厚度；刘云帆的画，为父亲的诗展开了视觉的想象。观众站在作品前，先读诗，再看画，或是先看画，再读诗，总能在文字与色彩的缝隙里，读懂一段父子从隔阂到和解、从彼此拯救到共同成长的故事。正如展览的核心表达：诗歌拯救父亲，绘画拯救儿子。

刘年曾坦言，很多时候不是他帮了儿子，而是儿子在帮他。儿子学画之前，被人误解的时候，为他带来超出寻常的委屈、重负、艰辛，却也让他诗歌多了一份不屈不挠的筋骨，不妖不媚、不粉不脂，满是挺拔、火热、野性的生命力。儿子学画之后，笔下那些纯粹、明亮、奇异的色彩，像一束光，照进了他无人理解、无人分担也无人分享的精神世界。那些打破逻辑、挣脱规则的画作，让他重新看见童真，看见生命最本真的美好，也理解了艺术直觉与感性的珍贵。向来崇尚严谨与理性的他，诗歌里也因此多了几分细嗅蔷薇的松弛、温暖和浪漫。在与儿子的艺术对话中，他慢慢放下父亲的威严，以平等的姿态去阅读儿子、理解儿子。诗情懂画意，一个想苦苦找回天真、丢掉世俗枷锁的男人，终究真正懂得了一个拥有天真、无拘无束的男人。也正因如此，刘年始终认为，刘云帆的艺术天赋远在自己之上，笑言这个展览应叫作“萤火虫与摩托车——刘云帆父子诗画展”。

于刘云帆而言，父亲的诗歌，是他艺术创作最坚实的底色与最丰沛的底气，那些关于山河、亲情、生命的诗句，为他的画笔提供了无尽的情感源泉。他以色彩诠释父亲文字里的意境，用画面回应父亲心底的声音，在一笔一划中，慢慢读懂了父亲的坚韧与温柔。

也在艺术的陪伴里，寻得了自我表达的勇气。父子二人，在诗与画的交融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对话，那些曾经难以言说的心事、无法跨越的隔阂，都在艺术的力量里，慢慢消融、悄然和解。

这场展览的动人之处，不仅在于诗歌与绘画的跨界，更在于它让我们看见，艺术最珍贵的力量，是温暖，是连接，是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有了可以安放的出口。在快节奏的当下，亲子之间的沟通，有时被忙碌、误解与沉默所阻隔。而我们策划这样的项目，正是以艺术为桥，让疏离的家庭关系在美的滋养中回归温暖。它告诉我们，美术馆不只是陈列经典的殿堂，更是可以安放情感、治愈心灵的公共空间；艺术也不只是小众的审美狂欢，更是可以走进日常、连接亲情的生活方式。

这也让我想起我们去年推出的“种子派对·童年艺术计划”。其中“熊孩子与仔老子”板块，邀请10组艺术家父亲与孩子平等共创，没有教导，只有陪伴；没有规则，只有自由。父子放下专业的身段，与孩子一起涂鸦、一起创作，在作品里留下彼此的温度。那些亲子共创的作品，或许技法稚嫩，却洋溢着亲情的光芒，成为家庭教育生动的注脚。“种子派对”里孩子们的诗歌与画作也走出美术馆，走进长沙地铁，让通勤的路途变成流动的美育现场，更让艺术融入大众日常，让美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悄然绽放。

从“种子派对”到“摩托车与萤火虫”，湖南美术馆的艺术实践，围绕着艺术与情展开。它不追求曲高和寡的艺术表达，坚守以美育人、以文化人的初心，将专业艺术与大众生活、家庭情感深度融合，让美术馆变成温暖的客厅，让走进这里的人，能在艺术里找到共鸣，获得力量。

在“摩托车与萤火虫”的展厅里，我看见一位父亲牵着孩子的手，在一幅画前驻足良久。孩子指着画里的色彩，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的想象，父亲俯身认真倾听，眼里满是温柔。

这大概就是艺术最动人的模样：不喧哗，自有声；不刻意，却深刻。
(作者系湖南美术馆副馆长)



“摩托车与萤火虫”展览现场。

艺苑杂谈

山水有镜 明我相忆

王镜宇



《日出衡岳》黄定初 69cm x 136cm 纸本设色 2013年

日前得黄柳女士“山水有镜”之邀，方知黄定初老先生辞世已十载。十载光阴倏忽，然与先生之过往，历历一如昨日，每觉耿耿。时近清明，思念如潮，谨以拙文，以寄哀思。

余识定初先生，犹未及弱冠。少时，余拙于经济，而偏耽于书画收藏，与湖湘山水画大师莫立唐老先生过从甚密。莫老先生颇称许定初先生，誉之为“湖湘山水画界一奇才”，并为余引荐，往湖南书画研究院拜谒。

先生性率真，与晚辈交，亦倾盖如故。初见先生，问余所好，余答偏爱八大山人之简淡孤峭。先生遂以小品相赠，画风清奇，神出古义，淡而不收。后辗转尘世，居所几经易改，恍然失落，不复可寻，深憾之。

先生小个子，而擅巨幅。画室之中，尽是宏幅巨制，笔墨醇厚，气象沉雄。后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画集，世称“大红袍”，先生以作品立身，可谓实至名归。先生曾问余：“吾画如何？”余坦言以告：“画极佳，字稍平，印亦未佳，三者不够圆融。”劝其以画

易印，两不相欠。先生道：“不欲烦人尔。”先生坦陈，书法未下苦功，当求教于胡六皆老先生。后同往拜谒，胡老言：“不必专习书法，以画笔意趣题款，可与画意相融。”虽复如此，先生亦日笃习书法，虽晚年而不辍。

相交日深，每逢佳时佳境，先生辄邀以往。或晤言一室之内，或放怀山水之间，觉平生快意，莫过于此。一日，四尺山水画论，已值正午，先生笑谓：“借我往‘江元凤’食饺子，饮一杯，此画归你。”彼时先生声名日盛，画价益隆，余一穷学生尔，得此厚赠，至今铭记。先生高义，信手而为，略不萦怀，而惠人多矣。有画友下岗困顿，先生托余转告，可每月于其家取画变卖，直至生计安稳乃罢。

先生嗜烟，烟不断，火不灭。余曾笑言，一次点烟，星火永续。诚然，先生之笔墨，为世所重，先生之艺德，历久弥芳；先生之精神气度，亦将如此星火，越生死而不隔，经岁月而长存。

山水有镜，人心有忆。十年一祭，聊寄此情。

影视观察

成为“大生意人”，要慢慢来

卢尘亿

《大生意人》是一部根据赵之羽同名小说改编制作的电视剧。它以晚清商海为背景，讲述了古平原(陈晓饰)从一介书生到商界枭雄的跌宕起伏之路。

细观全部剧集，开篇就将男主古平原丢进流放地宁古塔，接着他从此地转战至危机四伏的山西票号，再到香气四溢的安徽，最后来到暗潮涌动的京城。《大生意人》用晚清乱世中的商业传奇，上演了一部兼具爽感与深度的时代群像史诗。

这部剧不着急。现在部分电视剧都急着让主角三集翻身、五集称王，相反，《大生意人》偏偏不走寻常路。古平原进了票号之后就整理账本做起，一笔一笔地核对，一页一页地翻阅。镜头静静跟着他，看他如何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中发现漏洞，又怎样在老掌柜的言行中领悟到做生意的道理。

古平原的人生路、商路可谓荆棘密布。刚从宁古塔逃出来的时候，他以为可以松口气了，结果又遇到了常四爷(成泰荣饰)被人骗得家破人亡。年三十晚上，别人家团圆守岁，他在为怎么筹钱还债发愁。后来做茶叶生意时，他因误信了一个人，结果血本无归；做盐业的时候又被各方勾心斗角弄得焦头烂额。看到他一次次跌倒，有时候我都会想：这个男主怎么如此命运多舛？

也正是由于这些跟头，他才懂得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生意场上精明者众，能坚守底线者寡。古平原守住了信义，塑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人格。即使亏本，他也不会往茶叶里掺假货；即使得罪人，他也会坚持为老百姓存小额存款。慢慢地，愿意和他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，并不是他多么精明，更多的是大家都相信他的为人。

整部剧中主角光芒夺目，配角亦焕发着各自独特的光彩，人物形象极为立体。有江湖侠气的常四爷，助人不图回报，最后为了救一车货而丢了性命；黄志忠饰演的李万堂作为老派商人，精于算计，也能顾全大局、放下个人恩怨挺身而出；李纯饰演的苏紫轩在洋行工作，穿西服、讲英语，内心对于故乡的情感仍然无法割舍。

镜头也不只对主角、配角，普罗大众也有露脸机会。老字号在洋货的冲击下衰败，票号掌柜因固守旧习而被淘汰，他们所表现出的无奈与挣扎也都细致地刻画出来。观看这部剧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背影，是那些在变革浪潮中



起伏的普通人，他们的欢乐、悲伤、痛苦、希望都包含在其中。

该剧细节里有诚意，衣服会说话，风景会叙事，制作上也能看出剧组用了很多心思。为了拍出各地的特色，从东北的冰天雪地到江南的茶山竹海，每处景致都展现出不同的韵味。人物的衣服也随他的境遇而改变，古平原刚逃出来的时候穿的是破旧的粗布衣，后来在票号工作时穿上了讲究不张扬的绸缎褂子，不用台词，衣服就讲清楚了他所处的环境。

生意为了什么？古平原的答案是“通”。古平原用自己的选择来回答，不只是为了赚钱，更深层意义是让钱流通起来，让货物也流通起来，让百姓的日子因之变好。面对洋商的围攻，他不考虑如何逃命，更多的是在想办法把大家团结在一起，守住自己的商业市场。

当然，这部剧也不是没有缺点的。个别情节存在“金手指”设定，古平原几次绝境翻盘比较仓促；部分历史细节有误，如对东印度公司贸易权、十三行垄断特权等描绘不准确；一些女性角色的情感转变较为突兀，缺少足够的内心戏支撑。白璧微瑕，坦率地说，这些小问题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商战剧。

观男主的商海浮沉，大抵就是我们这些看客的人生日常。那些击不倒我们的，终将令我们更强大；那些我们执着的，终将重新定义我们究竟是谁。

“湘”味白素贞，不一样

冯忠



湘昆版《雷峰塔》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

剧墨登场

近期，湖南昆剧团全本湘昆《雷峰塔》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。这部作品不做简单复刻，而是在创意重构、舞美革新、传统与当代融合上深耕细作，让六百岁的昆曲与千年传说在湖湘大地碰撞出璀璨火花。

湘昆《雷峰塔》的创意核心，是跳出悲情叙事框架，以湖湘文化注入经典人物灵魂。主创团队摒弃对悲情的刻板塑造，将湖南人的霸蛮、果敢、不服输融入角色，把端阳饮雄黄酒改写为“为爱赴险”，让白素贞从隐忍的古典佳人，转为敢爱敢恨、外柔内刚又飒爽能打的“大女主”，完成经典人物的当代人格升级。

在叙事与表演创意上，该剧坚守湘昆重本戏、重武戏、重声韵的艺术特质，对全剧节奏大胆革新。念白删繁就简、张弛有度，动作设计外放舒展，做到文戏细腻、武戏凌厉；整场演出节奏利落、高潮迭起，既贴合老戏迷审美，更适配年轻观众观感。

声腔创意更具辨识度，以湘南官话为基底，丑角、副角唱腔融合郴州官话与中州韵，吸纳湘南民歌特色，吐字刚劲、咬字厚重、音调清亮，区别于苏昆的软糯婉转，形成湘昆独有的刚柔并济声韵风骨，让古老唱腔更具穿透力与亲近感。此外，剧中适度融入湘味生活化台词，丑角、副角演绎俏皮接地气；小沙弥一句“是不是请我吃臭干子”，引得全场观众会心发笑。

全本结构文武均衡，删冗提纯、收紧节奏，实现经典耐看、新而不怪的创作平衡，让老戏文生出新情、新表达。

该剧舞美做减法、重写意、融科技，推动传统戏曲舞台时尚升级。舞台以白、青为主色调，用干净线条、写意光影构筑空间，勾勒出留白悠远的东方意境。而梅溪湖大剧院的

现代声场与舞台空间，恰到好处地烘托出这份清雅意境。

《求草》《水斗》两场重头戏中，声光电特效与传统武戏特技、集体开打、翻跌技巧无缝结合；以光影模拟汹涌海浪，以音效烘托磅礴气势，将水漫金山的神话场景具象呈现，视觉震撼力十足。

灯光设计贴合剧情情绪流转，断桥相会的柔婉缠绵、盗草救夫的焦灼急切、水斗抗争的激昂激烈，皆以光影层次精准渲染氛围，让舞台兼具诗意美感与现代质感。

服装造型在昆曲传统规制之上优化线条、升级配色，雅致华美且深度贴合人物性格——白素贞的水袖飘逸又不失刚劲，小青扮相灵动又兼具飒爽，实现传统形制与当代审美完美统一。

剧中角色出彩，文武兼备塑造出鲜活人物。刘婵饰演的白素贞，

文戏温婉柔情、武戏气场十足，将痴心深情与果敢坚韧融为一体；小青采用一文一武双演员演绎(前段张璐妍一文旦，后段史飞武旦)，灵动娇俏与率真利落互补共生，鲜活动人。尤其小青对白素贞寸步不离的悉心守护，让观众真切体会到知己情谊的珍贵；王福文饰演的许仙，精准拿捏斯文懦弱、略带憨钝的人物特质；法海以净行演绎，声腔雄浑厚重，威严之下尽显人物层次；鹤童、鹿童、仙童功底扎实，身段利落；龟帅戏份堪称点睛之笔，俗不伤雅、趣不越界，给年轻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

整场演出各行当配合默契、相得益彰，文戏缠绵动人、武戏震撼吸睛，让人物立得住、戏味传得开。

观演现场，我身旁一位12岁小姑娘全程投入：时而跟着台上青蛇唧唧呀呀唱，时而忍不住吐槽白素贞

“恋爱脑”，时而又被龟帅的趣味演绎逗得开怀大笑。演出结束后，她还特意跑到台前，主动找白素贞、小青扮演者合影留念。

湘昆《雷峰塔》可贵的价值，在于守住昆曲本源根基，做好当代创新融合，实现传统经典与当代审美的深度共生。其一，坚守昆曲程式精髓，完整保留西湖相遇、端阳现形、盗草救夫、断桥和解等经典桥段，传承水磨调、水袖、身段、武打等核心技术；其二，以当代视角重构精神内核，深挖传说中抗争与求真的爱情主旨，强化对自由情爱、自我价值的追求表达；其三，打破受众圈层壁垒，用年轻化表达消解传统戏曲的距离感，通过节奏现代化、视觉年轻化、情感平民化，让年轻观众读懂昆曲之美，真正实现非遗艺术的活化传承与破圈传播。